



文化 风景

我是上世纪 60 年代末出生的人，看到如今越来越淡的年味，总是怀念小时候传统的民俗，因此我写过很多过年的故事。今年，我听父亲说起上世纪 50 年代我爷爷从栖霞去即墨购买窗兜窗旁年画回来赶集卖的往事，便想写几句记忆中的窗兜窗旁年画。

我觉得过年时的春联、年画，在视觉上是最能增添喜庆气氛的。从我十岁起，父亲带我赶年集不是为了给我买新衣服，那时也没有卖成品衣服的，而是我嚷嚷着每年墙上贴的年画必须由我来挑选。

集市上有柳杨青年画和画家们创作的各种题材的年画印刷品，我感兴趣的才是才子佳人和神仙传说、吉祥物等题材的年画，除此之外，我每年都要买贴在窗旁边的年画。

旧时北方房屋的墙体厚，窗户内侧空间大，我们把贴于窗户墙上的对称的年画称“窗旁”，窗顶上的横幅画叫“窗灯笼”，平时叫成了“窗兜”，贴于窗棂间的年画为窗花。

窗兜窗旁大多是木版年画，由绘有四季花的大花瓶组成，花瓶生花，一般右边是花瓶生牡丹，牡丹芯里生出一个小女孩捧着金鱼；左边窗旁是花瓶生荷花，荷花上生出一个男胖娃娃抱着鱼；瓶体绘吉禽瑞兽、神话传说等故事画，或题吉祥语；花瓶下面或绘金鱼，或绘石榴、佛手、寿桃等“福寿三多”的图案。它们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给寒冷的冬日带来了一丝暖意。

由于窗旁较长，多由两块版印刷而成，在顶部单独印刷一个十二生肖的形象。每年的窗旁年画都是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出新题材，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花瓶中间的画像一般是工人和农民在劳动或庆丰收的题材，时代感非常鲜明。

“窗灯笼”简称窗兜，横幅，贴在窗顶墙体上，一般在四个空白圆圈里写四个字，周围以金鱼、缠枝莲纹、小麦、玉米、稻谷等图案围绕，窗兜上的字大多是“金玉满堂”“五谷丰登”“连年有余”之类的，人民公社时期，一般印着“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移风易俗”等，窗旁的最上端，有的印有彰显时代特征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时代口号。我弟上一年级时，我家贴的窗兜上印着八个字“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正月亲戚来，逗着他问窗兜上是什么字？我弟说“以粮为纲”，但是下一句不认识了，看到画面是一对金鱼，便念“金鱼鼓泡”，惹得亲戚哈哈大笑。

贴窗兜是有讲究的，在横幅两边和靠窗的一边用浆糊粘上，中间和朝炕上的一边不用浆糊，这样横幅画就兜下来。我妈说，她小时候和姨姨们的压岁钱就放在窗兜里，票证和各种单据类的也放在窗兜里。

贴完窗兜窗旁，就开始装饰窗户。旧时窗户多是棂格状，撕去旧窗户纸，贴上皎白的新纸，在窗格间贴上红纸剪的窗花，或是窗染花，有木版年画的味道。炕墙壁两边贴上戏曲人物和梅兰竹菊四联画，白天坐在炕上看，晚上躺在床上看，怎么也看不够。

上世纪 90 年代后，人们盖的房子是砖墙，窗旁很薄，不适宜再贴窗兜窗旁年画了，年集上也逐渐没人卖窗兜窗旁了。

如今再也看不到那些传统的小欢喜了，每到过年，心里总是有种莫名的惆怅。父亲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爷爷到了腊月就穿着猪皮做的“帮”，日夜兼程，徒步三百里到即墨去赶年画，主要是窗兜窗旁和灶王爷像。爷爷去批发 200 张年画，再日夜兼程背回老家，走街串巷地叫卖，赶年集也去卖。

窗兜窗旁和灶王爷年画几乎是家家必买的，当时是几分钱进的一幅窗兜窗旁，父亲不记得了，只记得一幅卖一毛钱左右。卖一个腊月，可以挣点零花钱过年。

那时再便宜的年画人们也舍不得多买，大都是买几张贴在招待客人的正间墙上，增添一些喜庆红火的气氛，其他房间则买一些旧报纸，裱糊在墙上，一样素朴、美观，给灰暗的屋子增添新气象。我大姨会剪纸会画画，她家里总是买一幅窗兜窗旁贴在会客房间的窗旁，其他房间，是她用染律律花的染料画在糊窗的白纸上作窗兜窗旁，毕竟那时的饽饽染料是 2 分钱一包，可以画好多年画。有一年，我也学着大姨，自己画窗兜窗旁，看着大红大绿、紫蓝相间的稚拙图画，一种最接地气最民间的大俗和欢喜，让人满足而开心，在清贫中欢快地迎接新年。

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宗宝贵财富，窗兜窗旁作为年画的一种，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很多年轻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类年画，谁家如果能保存一幅窗兜窗旁画，估计已经当作文物倍加珍爱收藏了。



征稿启事

烟台既是沿海开放城市也是革命老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丰富。为更好地发掘烟台的文化元素，本报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您所知道的发生在烟台以及与烟台相关的事情、人物、故事等稿件，要求稿件内容真实、准确、严谨，可读性强、故事性强，且有据可循。

投稿邮箱：ytrbzk@126.com



葡萄酒城之歌

□ 熊国瑞

世间，一座山可以成就一座城，一条河也可以成就一座城，甚至，一座藏书楼也可成就一座城。

朋友，你想得到吗？一种酒也是可以成就一座城的，茅台成就了怀仁，葡萄酒成就了波尔多。

你可知，我的家乡烟台也是被葡萄酒成就的？她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

她因葡萄酒而美丽、而富饶、而醉人、而闻名遐迩。让我为她献上一首歌。

为烟台开创葡萄酒基业的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张弼士。

烟台有仙山琼阁，有海市缥缈，又恰在 37 度的纬度线上，气候宜人，阳光充足，土地肥沃。张公慧眼识珠，反复求证比对，毅然拍板，在此地建设葡萄酒公司。张公是清末洋务先驱，实业干将，豪气干云，初创即下恒心，要创世界名牌。斥巨资，祖孙三代献身；眼界开阔，放眼世界选苗木、选人才、选机器，殚精竭虑，酒窖二塌三建，终于落成；酿酒师三次更易，始得良人。张公亲自带队携酒，远涉重洋，参加万国博览会，葡萄酒、白兰地均获金奖。已过六旬的张弼士意气风发，头戴礼帽，身着燕尾礼服，手持拐杖，放声抒发真情：“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后来居上，祖家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

这句话发自肺腑，是真心真情，是壮怀激烈，是对国人的要求，是对世界的宣示。

这声音如炸散乌云的春雷，如催发万物的春风，留在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也留在了张裕人的心中，从此成为张裕企业的精神，成为张裕酒的灵魂。

130 余年间，不论世代更替，不论风云沧桑，张裕一代代人，牢记初心和祖训，前赴后继，愈战愈勇，始自酒厂，继者酒庄，再至产业，终成酒城。

二

先有葡萄，才有葡萄酒。有好葡萄，才有好葡萄酒。最初，适合酿酒的葡萄品种是张弼士从欧洲引进的，他把苗木种在离大海不远的一座小山上，200 亩葡萄园绿了这座山，小山因此拥有了一个有色有香有味的名字——葡萄山。那些苗木的洋名太拗口，张公请来腹有诗书的文人住进葡萄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兴致勃勃的文人们与形态各异的葡萄苗对视、交流，一个个富有诗意、又朗朗上口的名字问世了：赤霞珠、蛇龙珠、品丽珠、雷司令、霞多丽、贵人香、长相思、琼瑶浆……这些有了中国名字的苗木，渐渐地适应了中国的水土，在烟台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枝繁叶茂。

130 多年来，一代代的园艺师们，把身心都交付于葡萄园。他们看着迎风招展的葡萄树，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长大，他们倾听着苗木生长的声音，感觉到的是醇香的葡萄酒在轻轻地流淌。为了生产出最好的葡萄，他们整日与葡萄苗木相伴，改良旧品种，杂交新品种；他们栉风沐雨，换土壤、巧施肥，反复调整株距和行距，让葡萄获得充足的阳光和水分。伴随着葡萄酒业的扩大，葡萄种植面积从千亩、万亩到几十万亩。土地的原主人成了葡萄园管理的主角，他们既收到了土地的转让费，还拿到了一份劳动报酬，个个心满意足，人人喜笑颜开。我曾同他们促膝交谈，他们的喜悦温暖了我这个曾经的农民心。

葡萄园沿着海岸伸展，蔓延出一条绿波荡漾的河；葡萄园沿着山谷铺展，翻滚出一片汪洋恣肆的绿色的海。徜徉其中，绿溢满眼眶，溢满心胸，高望蓝天白云，远观碧浪金滩，我心中油然生出感恩之情：这葡萄的种植啊，绿了烟台，美了烟台，富了烟台百姓。

三

天空有了彩霞而绚丽多姿，夜空有了北斗更显神韵。酒

悠悠往事

摔牌，打橡子蛋

□ 姜德照

小时候，在放学后，我们这些山村孩子经常凑在一起，在村里的街头巷尾一起玩两种游戏：摔牌与打橡子蛋。

那时摔牌的“牌”，并不是现在所说的扑克牌，而是把一张纸对折成四方块，一面有折，是正面；另一面无折，是背面，我们把这种纸牌，叫作“牌”，玩这个游戏，就叫“摔牌”，并非现在所说的“打扑克牌”。玩“摔牌”的时候，每个孩子从家里抱一摞自己叠的“牌”，到街头凑在一起，三三两两地玩起来。这个游戏开始时，参与的几个孩子先各自把“牌”摆在墙上，然后一松手，“牌”就飘落在地上，谁的“牌”落在最前面，谁就先摔，落在后面的后摔，如此依次开打。“牌”落地的时候，必须“牌”的有折子的一面朝上才算赢了，如果落地时是背面，就不算数，必须重新来一次。这就需要练好技巧，靠打下去的震动，让别人的“牌”翻过来。先打的一方自然占便宜，因此有的孩子把“牌”摆到墙上松手那一刻，手稍微稍带向前一擦，自然就落到别人的前面了，可以抢先摔别人人的“牌”。不过，这也属于犯规动作，不能让别的孩子发现，发现可就输了。在摔牌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技巧，如果自己的“牌”比较厚重，摔下去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技巧，一下子把别人的“牌”掀翻过来，那就赢了。谁赢了，就可以把别人的“牌”

占为己有。于是，有的孩子不一会就把别人那一摞“牌”赢到自己手里了，输的孩子只能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的“牌”被别人赢走，回家继续叠“牌”，然后再来战。那个时候，农村都没有多少废纸张可以用来玩这个，一般人家的纸张来源就是孩子的旧课本和练习本，大多被用来打纸浆糊“纸盒”，用于盛放粮食和面粉之类，孩子玩“牌”大人是要训斥一番的。孩子没办法，只能“偷”着拿纸叠，甚至把课本学完的部分撕下来，叠成“牌”再出来玩。课本和练习本的封面比较厚，叠的“牌”厚重结实，赢“牌”的机会多，因此最受欢迎。等到考试的时候，前面的课文部分已经撕掉了，没有课本可用，只好请班里的女生帮忙。有的孩子能赢一大堆纸“牌”，这是辉煌战果，看着内心甭提有多高兴了。

打橡子蛋也是村里孩子喜欢玩的一种游戏。那时候，我们村附近的山里生长着很多橡树，到了秋后，树上的橡子熟了，果实的皮开裂，风一吹，橡子蛋就落一地，我们这些孩子就带着篮子上山去捡橡子蛋。那时村里的供销社收晒干的橡子，一分钱一斤，留着过年买鞭炮放，也是一条生财之道。后来，大人们也参与进来，孩子能捡到的橡子就少不了。地上

的橡子蛋捡光了，就用脚端一下树干，树上成熟的橡子蛋就雨点一样落下来。打橡子蛋游戏是从打玻璃球之类的游戏演化而来的，毕竟那时候的农村孩子很难弄到玻璃球，橡子蛋可以成为替代品，何况赢到橡子蛋，还能去供销社卖点钱。打橡子蛋的玩法开始与摔“牌”一样，先各自拿一颗橡子蛋贴墙站立，一起松手，橡子蛋就落在地上滚出去老远，谁的滚得远，谁就先打。开打是有规则的，人在橡子蛋落下的地方蹲下，右手的食指托住橡子蛋，拇指用力弹出，依次打后面的橡子蛋，打中了就赢了一颗，可以继续再打另一颗，一旦打不中，就必须让位给后面的孩子去打。这样反复打，有的孩子可以赢一大堆橡子蛋，输的孩子就跑回去，再装一布兜来打。打橡子蛋也许是山村孩子所独有的一种游戏，也充满了比赛的快乐。

现在农村的孩子少了，再也看不到这种摔“牌”和打橡子蛋的游戏了，城市的的孩子也没有玩这类游戏的机会。看着今天的孩子疯狂地玩电脑和手机游戏，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当年我们站着用力摔“牌”和蹲下用手弹橡子蛋的姿势，当年我们玩的这类小游戏，可是一段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美好回忆。